

奇幻  
Magic 爱情

# 红线

M芯片爱情历险记

GIDDENS九把刀 著

在超智能M芯片的牵引下，

屏幕上显示了我的脑波形式：H520.1314

“我爱你一生一世”！？

这么浪漫的数据？

M芯片是欲望的试炼石，

拥有操控他人心智的能力，

但是，我真的能藉由它寻回失落的真爱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红色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4-449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线 / 九把刀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8

ISBN 7-80187-399-8

I . 红... II . 九...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3682 号

## 红 线

策 划：红书坊工作室

作 者：九把刀

责任编辑：刘春梅 李林

封面设计：柏平工作室

版式设计：丁丽艳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站：[www.nwp.cn](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mailto: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mailto: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印 刷：河北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32 开

字 数：126 千字 印张：6.5

印 数：1-15000

版 次：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7-399-8/I · 151

定 价：19.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GIDDENS九把刀

这个自称拥有钢铁意志  
但其实并没有的男子  
养了一缸吃小鱼不眨眼的猛兽培养狂猛的气质  
但其实失败。  
背了台晶莹剔透的麦金塔计算机  
营造天真的浪漫，但非常失败。  
交了个性格诡谲的超宝贝女友锻炼柔软的  
耐力，但完全失败。  
举了十六磅哑铃每夜百下试图分裂统一的腹肌，  
却练到脱肠疝气。失败中的失败。  
唯一足以自豪的，  
是Giddens难以形容的创作热力。  
他创作了连自己都成为疯狂fans的故事。  
他无法阻挡手指与键盘间的激情共舞。  
一夜又一夜，  
从此网络上有了这样那样的传奇故事。

出没地点：

bbs.kkcity.com.tw里的everlasting

永恒的国度站，Giddens板

140, 116, 35, 36猫迷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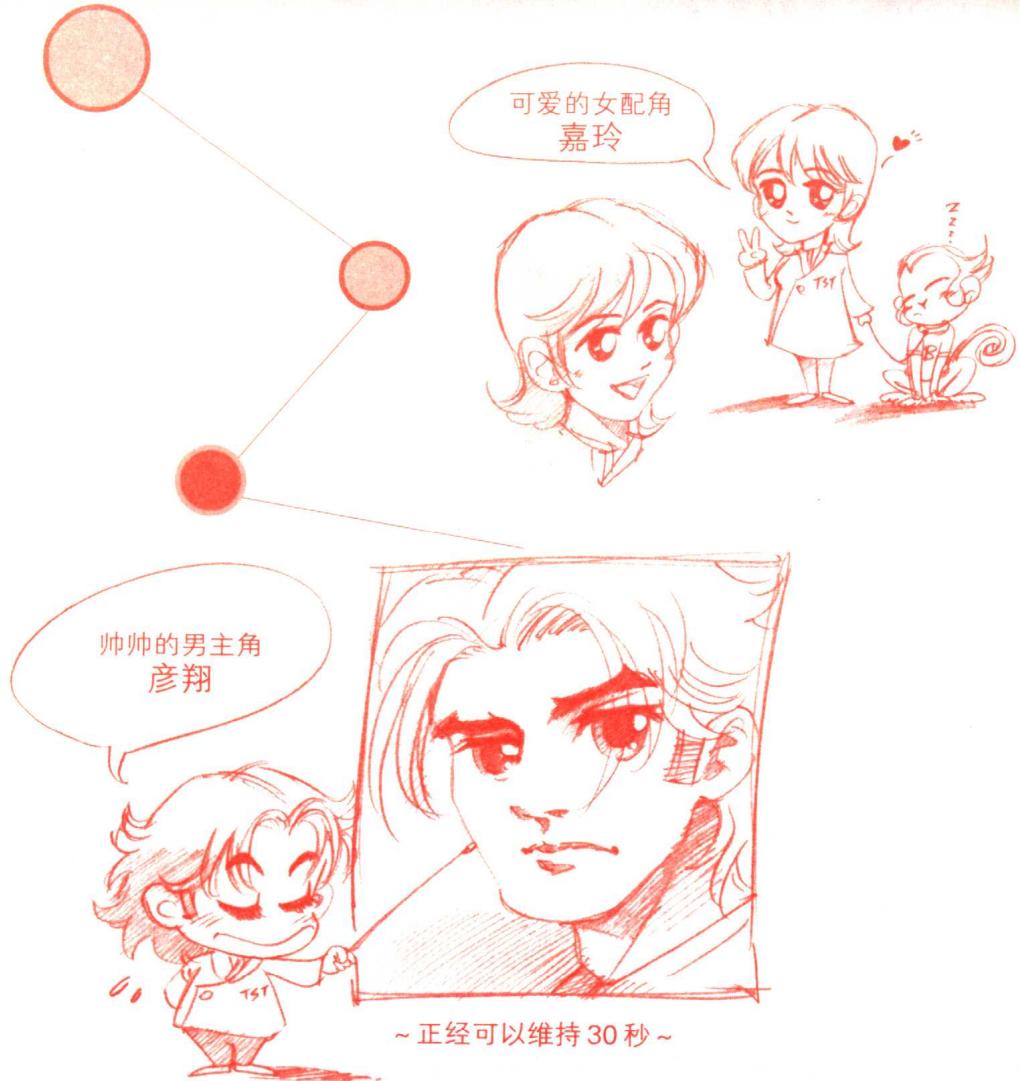
红 线  
Red Thread of True Lo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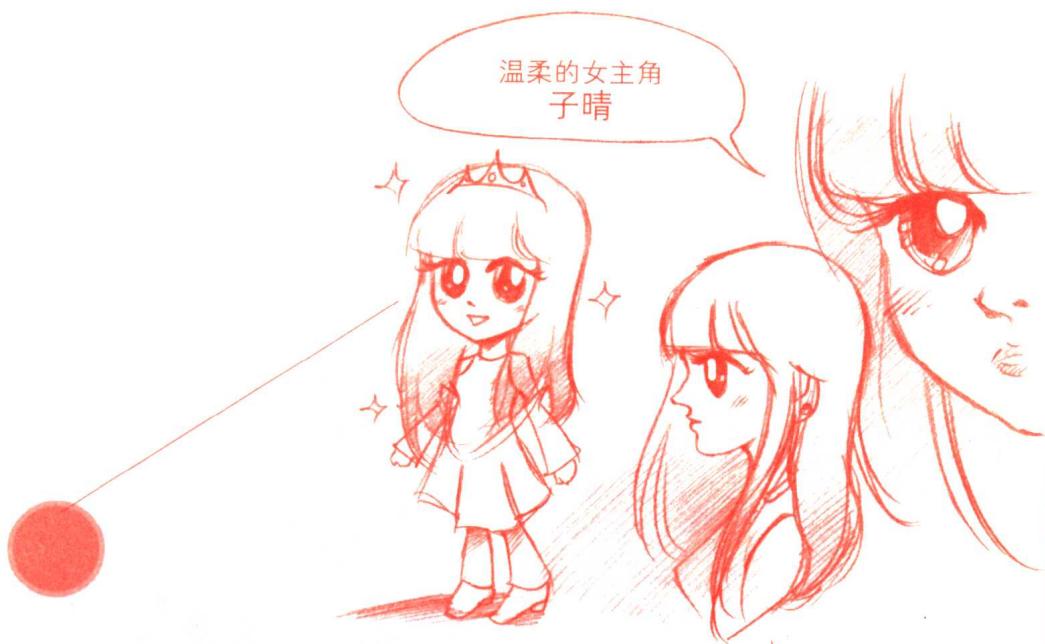


Red Thread of True Love

Giddens 九把刀（台湾）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实验室里的天才、科学怪人、怪咖、鬼才

# ★CONTENTS★

## 目 录

作者序 Preface

镜子前的毁灭 Complete Destruction Ahead of Mirror

追悔莫及 It's too Late to Repent

最好的共犯 The Best Partner in Crime

孤注一掷 Put All One's Eggs in One Basket

人生地图 Life Map

活死人墓 The Tomb for a Living Corpse

藏在生活里的爱情 The Love Hidden in Life

残忍的诡辩 Cruel Paradox

邪恶的命运 The Evil Fate

永恒的爱情，我愿意 Eternal Love,I D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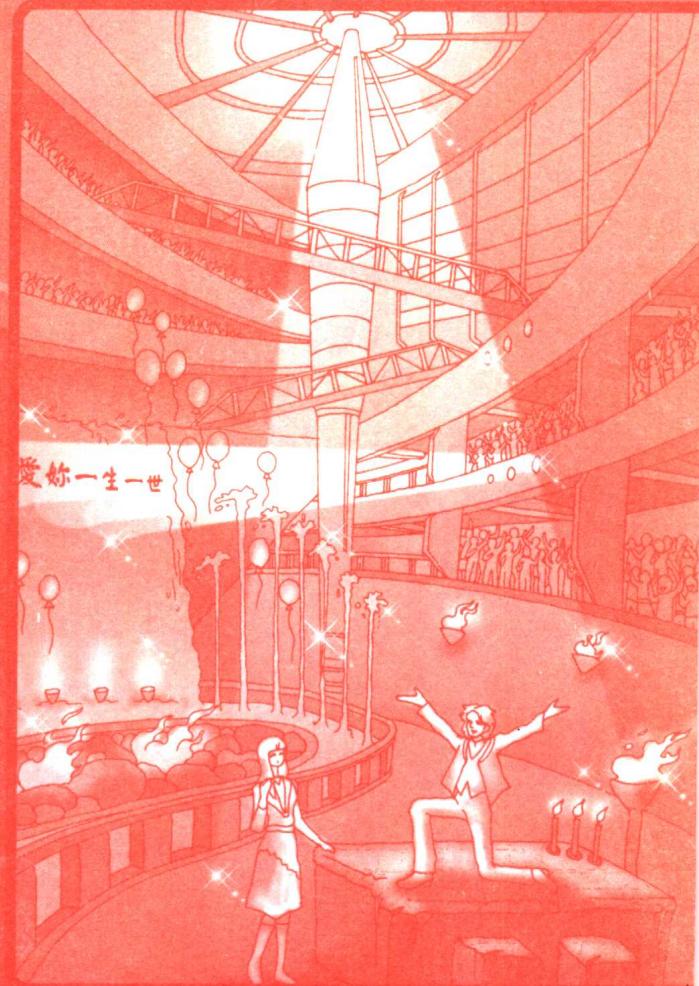
最美丽的新娘子 The Most Beautiful Bride

红线后记 Postscript





6  
8  
26  
44  
56  
72  
92  
114  
130  
142  
162  
182  
200



# 红线

## preface



很喜欢麦金塔电脑的键盘，常常像弹钢琴般独奏，敲敲打打，直到云缝中滴落深蓝色的光晕。天快亮了，于是打开另一个视窗，看着个人板上许多关于自己小说情节的讨论，如果说不感到骄傲未免太过矫情，而心中的温暖真不下键盘底下硬碟的滚烫，是不断变更人生的跑道，慢慢加温的。

高中时念的是理工，整天在纠缠环抱的物理公式、化学定理中试图推演出自己的人生，可惜在公式堆叠的迷宫中我嗅不到人生的出口，于是，在大学考试时我叛逃了，选择蹲在理工气息浓厚的交通大学里，学人文气息稍重的企业管理。

这一蹲，却也蹲得不太对劲。我开始对大众传播感到新奇有趣，于是我仿佛听见脚底下的铁轨隐约正在扭曲；我有预感，这班人生的高速列车又要出轨。

*Red Thread of True Love*

了。大三的暑假，我那爱子如命的娘凑了一笔钱让我走进补习班，不是准备商业管理的MBA考试，而是准备前进传播研究所。

可以想见的，补习班将传播学教得枯燥烦琐，我在研读传播引介的理论时，却意外发现社会学宏伟精深的知识殿堂，于是在就业导向与学术兴趣间痛苦挣扎。最后，那班人生的列车执意以高速摔出改建不久的铁轨，就这样，我走出了补习班，独自面对书海的一年后，闯进了清大社会所的口试。

口试需要一篇学术作品。从未有过社会学相关作品的我开始坐在电脑前装忧郁，思索着该怎么办？最后我居然开始凝视键盘上的注音符号，慢慢敲出生平第一篇“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小说当作口试的作品。

最后我没有被录取。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不可思议的幸运。

重考那年我待在新竹海边的租房里，除了啃书，每天就是用力地踩躏键盘。一篇篇的故事、一个个看着窗户上凝雾的清晨，我重新塑造出脚底下的人生铁轨，也为人生火车添上新的动力。

一年后的现在，我出没在东海社会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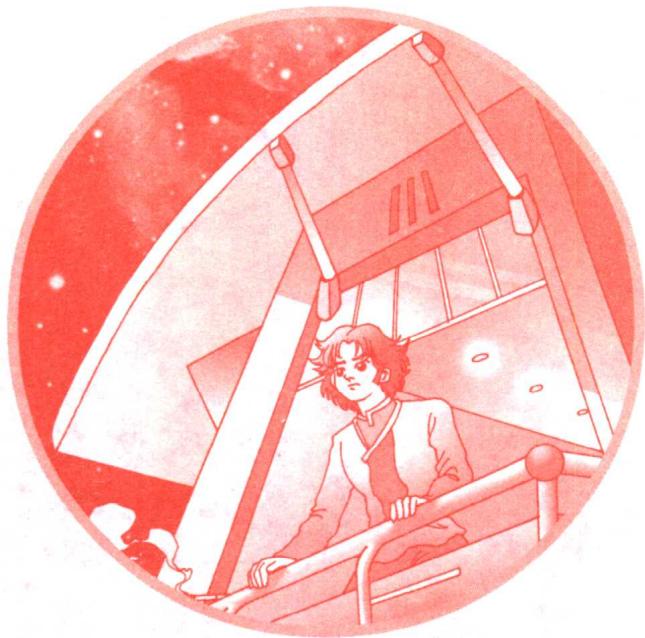
一年后跟永远，网路上有个 Giddens。

Giddens 2002.11.16

第一章

# 镜子前的毁灭

Complete Destruction Ahead of Mirror





red thread of true love

true love

## 镜子前的毁灭

Complete Destruction Ahead of Mirror



“嗨，是我。”

我拿着话筒。我的声音她很熟悉。

“嗯，最近工作还是那么忙？”她的声音有些疲倦。

“还是一样很忙，不过实验最近开始有突破了，所以接下来的几天还会更忙。”我说。

“那么忙，也要多休息。有假休的话，就不要再熬夜了。”她叮嘱着。

“嗯。”我微微一笑。尽管我每天都无法安稳地入眠。

我静静地闭上眼睛，轻啜着右手中的可乐。

“可乐少喝，你已经够胖了。”她总是知道，总是知道有关我的一切。

“后天是礼拜天，你有没有空？”我有些紧张，坐在马桶上，将可乐慢慢地倒进浴缸里。

“你明明知道的。”她叹了口气。

“我有两张《不可能的任务》第13集的首映票，你很喜欢Tom的不是？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就是在华纳威秀里看《不可能的任

务》第8集，那一集……”

“那些都过去了，你知道的。”她的声音开始沉重。

“Tom 虽然老了，头发花得一塌糊涂，但是演技却更成熟了，也许你……”我的声音有些不自然。

“周日孟修已经约我去看电影了，对不起。”她说完后，空气开始凝结在我的耳边。

“那下个星期日呢？做什么都可以，喝喝下午茶？”我看着事先写好的纸条，一个字一个字痛苦地念着。

纸条里，列明了万一被她拒绝后，还可以勉强吐出的选项。

每个选项，都是恳求，都是哀怜。

真是报应。

“每个周末，孟修都会约我，如果他不约我，我也会约他。”她的声音平静而残酷。

“那……那不是周末的时间呢？虽然我常常睡实验室，但是一起吃顿宵夜，我……我还有时间。”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对不起。”她好像有些不高兴，“彦翔，我好像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只是朋友。”

“我知道，我只是……”我紧紧地捏着可乐罐，窘迫的力量将铝罐挤压得歪七扭八。正如她的声音，挤压着我的心脏般，我开始喘不过气来。

“只是什么？只是想跟我聊聊？”她的声音有些冷峻，“既然有这么多话

可以聊，当初为什么不肯多跟我说说话？”

“对不起，我……我是个笨蛋。”我真的是个笨蛋，不只是个笨蛋，还是个死胖子。

我摸着自己腰上一圈无坚不催的肥肉，默默地看着镜子中丑陋的自己，听着她若有似无的呼吸声。

“如果没事的话，我要睡了，明天还要帮老板找很多资料，可能需要跑一趟台北。”她疲惫地说，“晚安。”

“晚安。”我看着镜子，电话里只剩单调空洞的绝望声。

扑通。马桶里起着咖啡色的涟漪。

但是悔恨并没有随着它滑出我的身体。

不知道在阳台上待了多久，天空甚至有些发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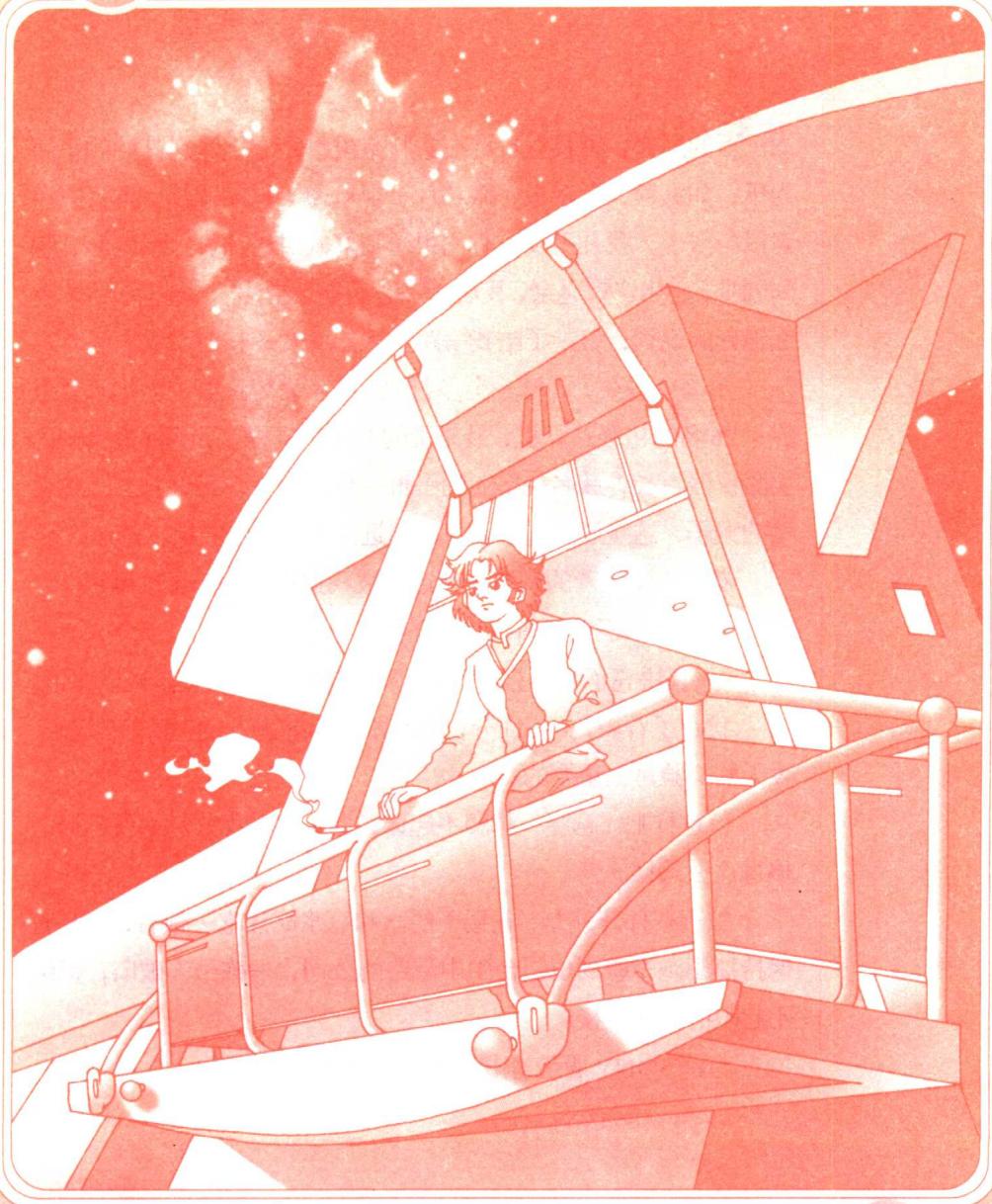
我已经不抽烟了，但是我还是点了只烟，放在阳台的铁栏杆上，看着它寂寞地烧着。

烧着，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赖彦翔，你是个混蛋兼白痴。”我点燃第16只香烟，喃喃咒骂着自己。

我的确该骂，甚至该被狠狠地扁上一顿。

3年前，我抛弃了跟我相恋6年的女友，子晴，就因为我那压



力沉重的工作，害我假日泡在实验室里，跟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为伍，如试管、电路板、微芯片、卫星通讯程序、甚至上百只白老鼠与猴子，我几乎没有时间跟子晴好好讲讲话、看场电影、喝喝咖啡，心生愧疚之余，我居然丧心病狂地提出了“暂时分手”这么诡异的说词，气走了陪我一路走来的女友——前女友。

不需要多久，大概一个多月吧，我就发现运算能力排名全世界第 26 名的超级计算机，最昂贵的生化仿真程序，亚洲最精密的实验仪器，长春藤名校毕业的一群工作伙伴，老是敲打着强化玻璃的猴子，这些通通加起来，都远远比不上 6 年的深厚感情。

花了 6 年经营的感情，就这么被我这自私的笨蛋给砸了。

我一点都不怪子晴，我只怪我自己。猪头。

“天都快亮了，你还不睡觉？”我自言自语着，烟，又烧掉了。

我看了看表，4 点 11 分，干脆去实验室睡吧，免得爬不起来。今天的实验是很重要的。

就这样吧。越胖就越爬不起床，真不知道我究竟为何把自己搞得这么糟糕。

披上一件薄外套，在楼下的永和豆浆胡乱吃一顿后，我开着保持捷小跑车飙到位于台中中港路的公司，一栋虽不破旧，但绝不起眼的商业大楼。

台湾 SONY 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部。